

书签·图书馆·白芝浩

■ 陆建德

19世纪中叶开始,一个侨民群体迅速投入报刊、剧社、图书馆和医院等公共事业。现身北京中国书店的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政论家、经济学家白芝浩的两卷本《文学研究》,里面夹着两张书签,记录了天津市图书馆的信息。

笔者有两张浅蓝色老书签,上面用英文印着一家天津外侨自办的小型图书馆借阅规定。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在各通商口岸,它们规模较小,仅为少数侨民提供读书阅报的便利,有的渐次发展为公共图书馆。1843年年底,上海英国领事馆登记的英国人仅25人,过了五年即1848年,这一社群人数过百(7人为女性),他们开办了上海图书馆。第二年侨民增至175人,绝大多数来自英国。1850年英文《北华捷报》(《字林西报》前身)初次发刊,记载了上海城市发展史上诸多重要数据的《上海年鉴·1852》即由《北华捷报》编印。

一个侨民群体迅速投入报刊、剧社、图书馆和医院(仁济)等公共事业,这是值得关注的。王世伟《上海公共图书馆发展史略》一文展示的细节更精确:“1849年3月,西侨社团创办了‘上海书会(Shanghai Book Club)’。两年之后即1851年改名为‘上海图书馆(Shanghai Library)’。由于其馆址一度设在市政厅内,故又称‘市政厅图书馆’。这是目前已见史料中最早的‘上海图书馆’的名称。”“上海书会”的英文名称表明,图书馆最初实行俱乐部会员制。

185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成立,以上海文理学会为依托(因而也称上海支会),同样实行会员制。那一年稍早印出的《上海文理学会会刊》(由英国传教士傅烈亚力编辑)随即更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北华支会会刊》。这份刊物所收论文稳步推进了海外汉学,对中国读者在全球化和世界文明的格局下认识自身,也极有启发。该会1865年1月通过章程,拟设图书馆和博物馆,会员分“常住”(年费十美元)、“非常住”(年费五美元)以及免交年费的“名誉”和“通讯”四种;图书馆将设在福州路某号楼上,藏书可借阅,年费十五两银子。过了几年亚洲文会购地筑馆,会所使用了约半个世纪被拆除,原址新建的装饰艺术风格五层大楼于1932年落成,图书馆和博物馆搬入新家(五十年代初图书转存徐家汇藏书楼)。亚洲文会这栋著名建筑在外滩(现在的上海外滩美术馆),十几年前修葺一新,正面墙上镌刻着篆体“亚洲文会”四字,顶端的“RAS”系这一学术团体的英文缩写。

多年前,笔者在北京灯市口中国书店里面的一个特殊门市部买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政论家、经济学家白芝浩(Walter Bagehot,1826—1877)的两卷本《文学研究》(伦敦朗曼公司1879年出版),小32开精装,羊皮书脊和书角。本文起首说的书签就现身于这两册书中。白芝浩生于一个从事银行的家庭,伦敦大学毕业,从1860年直至辞世,担任由岳父詹姆斯·威尔逊1843年创办的《经济学人》杂志主编。他对银行的各种功用和国家财政政策的认识,1873年还出了《伦巴底街》(伦敦的伦巴底街为金融中心,货币市场的象征)一书,政界人士常向他请教。《经济学人》是废除谷物法运动的成果,被马克思称为

“自由贸易派机关刊物”,至今仍是英语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商业期刊之一。白芝浩的代表作是1867年问世的《英国宪法》,章士钊熟读此书,仰慕作者,誉之为“政论大家”(“言政制最先,而亦最当”)。《甲寅》杂志1914年创刊于东京,第一卷第一号载有章士钊自译的《英国宪法》第一编“内阁论”,附了他的《白芝浩内閣论》一文。将Bagehot译为白芝浩,章士钊恐为第一人。民国期间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如张东荪、费巩等,只要谈及英国的议会政治,一般都借《英国宪法》而且沿用章士钊的作者译名。

民国初年政局动荡,章士钊译介白芝浩,呼吁交斗各方调和妥协,走出一条新路。严复是最早闻知这位英国政论家的中国人之一。白芝浩1877年3月24日病故,一症像肺炎,年仅51岁。一个多月后,严复抵达伦敦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留学,新近出的《经济学人》等英国期刊想必正在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主编。1898年,《天演论》正式出版,戊戌变法失败后刑部主事张元济被革职,回到上海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二年4月5日,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的严复从天津回函张元济,解释译书的原因:“(惘)同国之人,于翻译过于蒙昧,发愿立誓,勉而为之。”他写道,亚当·斯密的《原富》,已断断续续译了一年多,译事完毕后,计划再译篇幅稍短的“柏捷《格致治平相关论》”等等。孙应祥先生在《严复年谱》中将姓氏“柏捷”改为“柏捷特”,注明即Walter Bagehot,《格致治平相关论》则是他的著作《Physics and Politic》(《物理与政治》,1872)。严复肯定听英国人念过Bagehot,译名“柏捷”(“特”字可以不加)接近准确发音;章士钊将“hot”读成重音,其实“h”不发音(就像Beckham,“贝克汉姆”也是错译),现在只得将错就错。

白芝浩古典学修养深厚,热爱文学,撰写过多篇诗人、作家专论,大都发表于《全国评论》和《双周刊》。白芝浩去世不久,他的大学同学理查·霍尔特·赫顿汇集这些颇具规模的批评作品,冠以《文学研究》之名出版,并写了一篇回忆文章作为序言。这两卷书都带附录,第一卷附录中收了白芝浩评价1851年巴黎政变的七封信,话题敏感,容易让朋友失和——马克思的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针对这次事件撰写的。赫顿也好议论文学,曾与白芝浩同编《全国评论》,后主持《旁观者》周刊。19世纪英国文学和文化政治的演进,离不开各类刊物以及它们的撰稿人相互之间激烈的争辩。白芝浩《文学研究》的首篇是《爱丁堡评论》的早期作者(1855),该文第二段概括了当时文学生产场域的现实:“书评写作是现代文学的特色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1982)收有杨周翰先生撰写的词条“英国期刊文学”(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要了解英国文学概貌的普通读者,可以当做指南来阅读。柯勒律治曾将书评人比为蛆虫,专门躲在天才的头颅里偷吸美味的脑汁,而蠹鱼则爱书,嗜食

印着文字的纸张,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白芝浩结合时代和阅读环境的变化,为书评写作正名。不过他专指创办辉格派《爱丁堡评论》的弗朗西斯·霍纳、杰弗里勋爵和西德尼·史密斯等人如何在自己的季刊上透彻表达观点,这些人对英国的政治改革功莫大焉。

《文学研究》中夹着的浅蓝色英文书签两面都印有文字。一面分上下两栏,上栏印着:“务必使用这张书签,并在规定时间内与图书一并归还。入会的规定和条件,详见反面。”下栏:“请在停止阅读之处;购买文具请到”。再往下是三个用花体字排印的机构:



▲ 位于上海外滩的亚洲文会楼(现外滩美术馆)。

天津出版有限公司, 维多利亚道181号, 天津 主办 《京津时报》 (1894年创立) 《中国插图评论》

晚清读书人用的是文房四宝,而这家出版公司除了主办两份报刊,还专卖文具,顾客是侨民以及西式学校(如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和北洋水师学堂)师生。再看书签反面的文字:

天津市图书馆是天津外侨通过信托而设,其馆务由定期捐助者每年二月选出的委员会负责。入会条件:单人会员或一对夫妇每年二十美元,六个月十一美元,三个月六美元。定期捐助者其他家庭成员每年五美元。天津港临时居留者每季度七美元。

白色标签图书借阅一个月。红色标签图书,小说类一周,其他类别两周。一次可借阅红色标签图书两册,其中小说仅限一册。杂志可借阅四天。

《文学研究》书脊上贴的是白色标签,借阅期限为一个月。标签顶部

白芝浩著《文学研究》(伦巴底街)(英国宪法)(物理与政治)等。

均资料图片



▲ 白芝浩著有《文学研究》(伦巴底街)(英国宪法)(物理与政治)等。

白芝浩《伦巴底街》(Henry S. King, 1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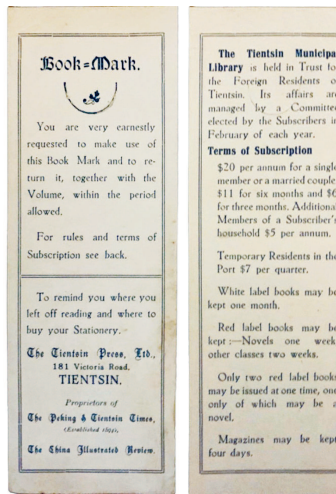
均资料图片

印着小号字体的“One Month”,中间是大号字母“E”,编号594,595。这两本书的第一页和末一页都盖着藏青的天津市图书馆椭圆英文印章,显然是从那里流失出来的。书签上的“定期捐助者”原文为subscriber,也可以译成“用户”,说明这是一种会员制非盈利性图书馆,资金由选举产生的委员会管理,委员即受托人(trustee)。为了确保图书馆正常运行,执行规章制度,委员会势必会聘请管理员,负责人会登记、收费、购买会员推荐的图书、分类编号和上架等日常事务。这位管理员也可能是女性义工。管好一笔基金,极易,也极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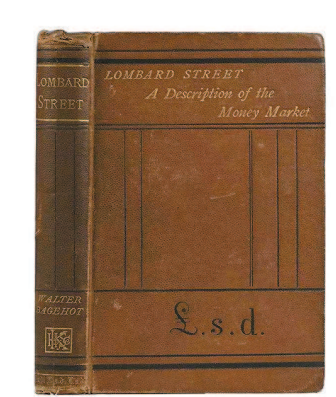
清末天津的维多利亚道是租界主干道(现在的解放北路),这家出版公司旁边就是1890年落成的英租界工部局大楼(又称戈登堂,当时为天津最大建筑)以及著名的利顺德饭店。据戈登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介绍,《The Peking and Tientsin Times》原名《京津泰晤士报》(按:译《京津时报》较妥,伦敦的《泰晤士报》英文称The Times,与泰晤士河无关,中文报名为误译),系中国北方英文报纸翘楚,与上海的《字林西报》齐名,为英国人裴令汉(William Bellingham)所创办,发刊于1894年3月,初为周刊,至1902年10月改为日报。The China Illustrated Review原名《星期画报》,也是英侨所办。

19世纪下半叶,天津最有名的外侨,要数英籍德国人德瑞琳(1842—1913)。他深得李鸿章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信任,多年担任天津海关税务司,还一再被推举为英租界董董长。德瑞琳会说汉语,1886年在天津创办两份报纸,中文《时报》和英文《中国时报》(The Chinese Times),分别邀请英国人李提摩太和亚历山大·密吉主持笔政。北洋水师学堂(1881年创设)和天津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创设,不久更名为北洋学堂)的阅览室应该是这些报刊的订户。德瑞琳的大女婿汉纳根(1854—1925)是北洋水师总教习兼副提督(提督丁汝昌),翁婿二人深度参与了洋务运动。另据吴宓1914年3月19日日记,“本校顾问、美人Peck君在礼堂演说,

学林



▲ 印有一家天津外侨自办的小型图书馆借阅规定的浅蓝色老书签。



▲ 白芝浩著《文学研究》(伦巴底街)(英国宪法)(物理与政治)等。

略谓学生求学当以习俗服劳为第一义,如是则求学始有着实之成就,而不负应用人材之期望也”。页底有一条关于这位生于天津的清华学校美国教师裴克汉的注释。(吴宓在这一年4月16日的日记上还记录了通州协和文学校教授、美国Wildier博士在清华演讲的主旨:“故作官思想,不可不除。而服役社会之心,不可不盛。”)天津有名的外侨中还有美国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父母。

最后再说一说白芝浩的长相。《文学研究》上卷封二贴着的作者照片,系用回版印刷工艺(伍德伯里照相印版法)制作。19世纪末,一位画家根据这张照片绘制了白芝浩肖像的版画,颇受一些人的喜爱。美国第二十八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从政前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校长,他崇拜白芝浩,称他有资格在英国文学史上留名,还在自己书房墙上挂着这幅肖像。威尔逊写过一段形容白芝浩面部特色的漂亮文字,不妨稍稍用点来点缀一下本文的收尾。他欣赏白芝浩那一头厚厚的波浪形黑发,白里透红的气色和眼睛里深邃、嬉戏的亮光。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威尔逊称白芝浩“鼻翼翕动,如同一匹纯种赛马”。当今的美国学界讲“性取向”,不知会据此作出什么花色的解释来。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 美籍华裔科幻与奇幻作家刘宇昆(1976—)新译《道德经》近日出版(Simon & Schuster, 2024)。这部“新鲜、优雅”的翻译呈现为一部清简的文学作品,省去了脚注和学术论争的细节。刘宇昆也是众多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译者,是《三体》等作品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推手。

资讯

科幻作家译《道德经》

美籍华裔科幻与奇幻作家刘宇昆(1976—)新译《道德经》近日出版(Simon & Schuster, 2024)。这部“新鲜、优雅”的翻译呈现为一部清简的文学作品,省去了脚注和学术论争的细节。刘宇昆也是众多中国当代科幻文学的译者,是《三体》等作品走向国际舞台的重要推手。

刘邦、项羽、关羽,731部队……都出现在刘宇昆的笔下。从孩童时代起,他讲起故事来就像关不上的水龙头,但几年前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塞住了——他感到周围满是剑拔弩张的相互指责,满是偏执、仇恨和谎言。这让以讲述未来、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未来为志业的刘宇昆感到迷茫于正视;面对使命任务,当代文学必须勇于担当。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奉献给人民,以见思想、见观念、见精神的作品,自信、自立、自强于世界文学之林,让世界看到中国风骨、中国风度、中国风格,触摸到中国精神的钢筋铁骨,领略到中国行动的猎猎风骨,中国文学义不容辞;在交流中强壮,在互鉴中成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大有作为,中国文学责无旁贷。

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读《道德经》,一部几千年来,仿佛已化作中国人呼吸的经典的经典作品。它是无数典故、隐喻、习语和智慧的来源,是中国文化和语言难以剥离的一部分。刘宇昆说,他知道“治大国如烹小鲜”,知道理想的政治状态里有“鸡犬之声相闻”,尽管他从未真正读过老子。这位曾经的程序员、律师决定再次转身,读一本自己所由来文化里的非故事书,希望由此“找到一条走出黑暗的路”。

结果他发现,老子“很犀利,但不会割裂;正义,但不作判断;给人希望,但并不甜美”。他只是对道——天意之路、玄德之路、生命之路——进行观察。“他不说服别人。他不提供安慰。”相反,他邀请读者与他的文本进行对话,读者必须通过对话找到自己的方式。重要的不是文本,文本只是引水渠,文本之上波光粼粼的水面才是更重要的。老子一再强调道是不能教的,你必须自己去寻找。

在与老子文本的对话中,刘宇昆获得了治愈。他说这次翻译便是这些对话的记录。他无惧呈现一个新译本。因为《道德经》的文本和对它的理解一直在变动中——湖南一座陵墓的出土发掘就会改变我们对《道德经》文本顺序的认识,而这一次的翻译,或许就能给读者带来其他版本所没有的触动。这种努力或正如译本的副题所示,是一种“变革时代的新解读”。

文明互鉴条件下的文学担当

■ 刘汉俊

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也创造了语言文学。一切文化形态,都是从文学起步的。人类的想象力和表达力,催生了最早的文字,最初的诗和歌,第一个神话、传说和寓言、谚语、民谣,这是文明的曙光初照。没有文学的承载,文化的细胞、文明的基因、精神的血脉无以依归与传承,人类找不到前方的光亮。

当今世界,人类社会既面临自然环境变化的挑战,更要应对人为因素造成的日益严重的冲突。今天的生物工程、航天技术、交通运输工程、军事科技、信息技术、通信导航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极大地改变着人类历史,冲刷着地球的容颜,但人性的弱点也让科技被滥用,历史性的错误甚至犯罪出现时,人道主义灾难就降临了。这是人类的悲哀。面对科技的悲哀,文明的悲哀,人类的悲哀,我们用什么来拯救世界、拯救我们自己?文学是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思考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关注世界转型的关键时刻,是文学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文化条件,这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文学的任务,这项任务至少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文学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前进方向。文学的传统性与体系性、流通性与

追杀下,灰飞烟灭;我们看到,无数博物馆、图书馆、剧院、神殿、雕塑、遗址成为了炮火的目标,毁如齑粉;我们看到,把一国作家创作的文学巨著从世界名著的书单上拿掉,把一国艺术家创作的世界名曲从音乐会的节目单上删除,已经成为文化战的新手法。这是文明的悲哀。

国际规则被粗暴破坏、经济利益的极端追求、技术成果的无良滥用、军备竞赛与军事扩张的毫无节制……世界像点燃了引线的火药桶。当大规模的历史性集体性错误甚至犯罪出现时,人道主义灾难就降临了。这是人类的悲哀。面对科技的悲哀,文明的悲哀,人类的悲哀,我们用什么来拯救世界、拯救我们自己?文学是时代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思考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关注世界转型的关键时刻,是文学与生俱来的责任与使命。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文化条件,这是新时代赋予中国文学的任务,这项任务至少包括三个内容:一是文学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找前进方向。文学的传统性与体系性、流通性与

可交流性,使得文学具备打通一切、联结一切的力量。文学的对话,能叩开彼此的心灵。无论是亚欧大陆农耕、草原游牧、高原渔猎地区,还是沙漠、绿洲地带,海洋、海湾地区,一路上留下了世界文学的广阔空间。

文学是世界性、时代性话题。从马克思所说“人类的童年”到今天,文学仍然是可以超越一切的共同话题。“一带一路”建设,既要有经济、政治、法律、科学、技术、能源、安全、数字、卫生健康等领域的合作,也要有文化、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的交流。文学要有独特的思考和表达,成为推动全球性认同、全球性协同的力量。国与国之间需要对话的渠道,文学是最好的桥梁。解决世界难题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文学功不可没。中外文学可以在真诚相待、互学互鉴中,兼收并蓄、交相辉映。让文学的光芒照亮每一处阴暗的角落,人性的洼地,温暖每一颗冰冷的心,照耀道德的高地,是文学的责任。

二是文学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植情感基础。

马克思指出,由于世界的世界性,“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地理大发现的推动、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世界大市场的形成,提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也推动了民族国家从内部交往向世界性交流的转变。增进国家之间的了解,促进人民之间的感情,往往是从文学艺术开始的。文明的交流互鉴离不开文学艺术的交流对话。走出困境和局限,摒弃傲慢与偏见、霸道与冷漠、愚昧与短视,需要借文化的光芒和文学的温度,这是文学的情怀。

丝绸之路上中国境内的22处文化景观中,有11处是文学景观。围绕丝绸之路,诞生过许多文学艺术经典,如中国的《穆天子传》《山海经》《天马来》《乌孙公主歌》,以及《玛纳斯》《江格尔》《格萨尔王传》三大民族史诗等,世界上最早的史诗两河流域的《吉尔伽美什》,古希腊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古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等。丝绸之路是经贸之路,也是

文化之路,是文学长廊,是融通中外感情的长亭古道。通过丝绸之路,《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牡丹亭》等中国古典名著广泛传播,影响深远;中国多部电视剧及影片广受海外观众欢迎;中国当代家庭伦理、科幻、悬疑侦探、武侠小说和儿童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剧、微电影、微短剧等,拥有广阔海外市场;鲁迅、莫言、刘慈欣等作家的作品,拥有大量海外粉丝。文艺作品的传播,也是情感的传递。

中国文学的主题呈现,人性彰显、情感表达、价值取向、审美意蕴、语言特色,是世界文学画卷中绚丽的风景。让文学回归心灵,文学才有力量;让心灵回归文学,心灵才得到慰藉;文学与心灵的双向奔赴,成就世界的美好,人类才会有温暖的春天。

三是文学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中华智慧。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中断的伟大文明,其中文学与文学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内核和保障。中国文学脱胎于中华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学是文化的“芯片”,没有诗经、楚辞,没有四书五经等文化典籍,没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元明戏

剧、明清小说以及现当代文学经典,就没有文化的洋洋大观。中国文学固有的哲学思想、文化立场、人文精神、审美价值、艺术传统,蕴含巨大的思想资源。中华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特质;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和为贵、讲信修睦、亲仁善邻、天下一家、协和万邦等,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华文化中的民本、贵和、尊道、包容、诚信、仁爱等理念,都是关于人类命运的主题,是对人类社会的深沉思考。

鲁迅先生说,要改造国人的精神世界,首推文艺。文学的想象能力、前瞻作用、预警功能、过程揭示与现实揭露的功能,不能丧失;文学的忏悔与反思自觉,不可或缺。面对复杂世情,中国文学必须敢于正视;面对使命任务,当代文学必须勇于担当。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奉献给人民,以见思想、见观念、见精神的作品,自信、自立、自强于世界文学之林,让世界看到中国风骨、中国风度、中国风格,触摸到中国精神的钢筋铁骨,领略到中国行动的猎猎风骨,中国文学义不容辞;在交流中强壮,在互鉴中成长,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发挥作用,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大有作为,中国文学责无旁贷。